

往事
随想

老舍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往事随想

老舍

I 266.1

10=4

WANGSHI SUIXIANG·LAOSHE

往事随想·老舍

唐文一 刘 屏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题字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汪 漪
谢季筠
文小牛
杨 潮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6679239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
850mm×1168mm 1/32
8.625
4
20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5001—8000 册
ISBN 7-220-04733-9/I·712
16.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老舍，满族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

老舍的父亲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炮火中殉难，全家生活靠母亲为别人洗涮缝补挣钱维持。老舍从小就深悟生活的艰辛。他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全部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担任小学校长和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及天津南开中学、北京一中等学校教师。同时老舍十分热衷于社会服务事业，为教育和社会倾注心力。

老舍1924年夏天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教书之余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创作出版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长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新文学领域中的坚实地位。

1930年老舍回国，在山东的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担任教授，教书育人之余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和《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微神》等中短篇小说。其中以描写人力车夫祥子命运经历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最有影响力，成为老舍最著名的代表作品。

抗战爆发后，老舍投身抗日救国的时代洪流，发起和组

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为团结文艺界人士抗日贡献出全部的力量。无论是在武汉还是重庆，老舍热情而严肃的爱国主义品德，深得前后方文艺界同行的崇敬。这一时期，为了配合全民抗战，他创作了大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其中除小说散文外，还有曲艺作品、话剧、诗歌等。

1944年，老舍开始了百万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这部作品以沦陷区北平一条小胡同里一群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为场景，生动深刻细致地展现了不同的人对待邪恶和侵略者的态度，是一部有着深刻历史内涵和时代分量的巨著。

老舍在40年代后期曾去美国讲学，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来，怀着对新生活新人物的赞美之情写了很多作品，《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神拳》、《正红旗下》等剧本、小说表明了老舍在艺术上的追求和文学上的造诣。他的《龙须沟》、《茶馆》至今仍是话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由于老舍的努力和创作，使他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的文学成就和威望使他成为全国文联和作协副主席兼北京市文联主席，同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刚直不阿的老舍因不堪凌辱，投入太平湖自尽，以生命来抗争邪恶。

1979年老舍彻底恢复名誉，他和他的作品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目 录



第一编 八方风雨

抬头见喜·····	(3)
小麻雀·····	(7)
读书·····	(10)
有钱最好·····	(14)
想北平·····	(18)
英国人·····	(21)
快活得要飞了·····	(26)
一封信·····	(29)
“四大皆空”·····	(34)
割盲肠记·····	(37)
文牛·····	(43)
养花·····	(47)

贺年	(49)
宝地	(53)
我的母亲	(57)
宗月大师	(63)
我的几个房东	(67)
东方学院	(73)
到了济南	(79)
婆婆话	(87)
我的理想家庭	(93)
有了小孩以后	(96)
搬家.....	(101)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105)
著者略历.....	(110)
记“文协”成立大会.....	(111)
会务报告.....	(116)
这一年的笔.....	(121)
自述.....	(124)
文协七岁.....	(130)
八方风雨.....	(133)
一、前奏.....	(133)
二、开始流亡.....	(134)
三、在武昌.....	(138)
四、略谈三镇.....	(140)
五、写鼓词.....	(142)
六、组织文协.....	(143)

七、抗战文艺·····	(146)
八、入川·····	(150)
九、由川到滇·····	(156)
十、写与游·····	(159)
十一、在北碚·····	(161)
十二、望北平·····	(165)
生活, 学习, 工作·····	(167)

第二编 追忆友人

记淞洲·····	(175)
怀友·····	(179)
敬悼许地山先生·····	(182)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190)
给茅盾兄祝寿·····	(193)
傅抱石先生的画·····	(196)
大地的女儿·····	(200)
祭王统照先生·····	(204)
悼念罗常培先生·····	(206)
悼于非闇画师·····	(210)
梅兰芳同志千古·····	(212)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215)
记忆犹新·····	(218)

第三编 创作断想

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223)
我怎样写短篇小说	(228)
我的创作经验	(236)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241)
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247)
未成熟的谷粒	(256)
十年笔墨	(263)

第

一

编

八方风雨

往事随想·老舍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墓。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获谥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抬头见喜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了。幼年时，中秋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爷”的样子呢？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所以说“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

楚。那么，就说上一说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

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楞了半天，没说什么。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

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精神。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不喝。在爆竹稍静了些的时节，我老看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咱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载 1934 年 1 月《良友》(画报)第 4 卷第 8 期

小 麻 雀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

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追，怕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已半死了。猫又进了厨房，我楞了一会儿，赶紧的又追了去；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生，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像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像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的短。头低着，小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楞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像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像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胡涂了，昏迷了；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生